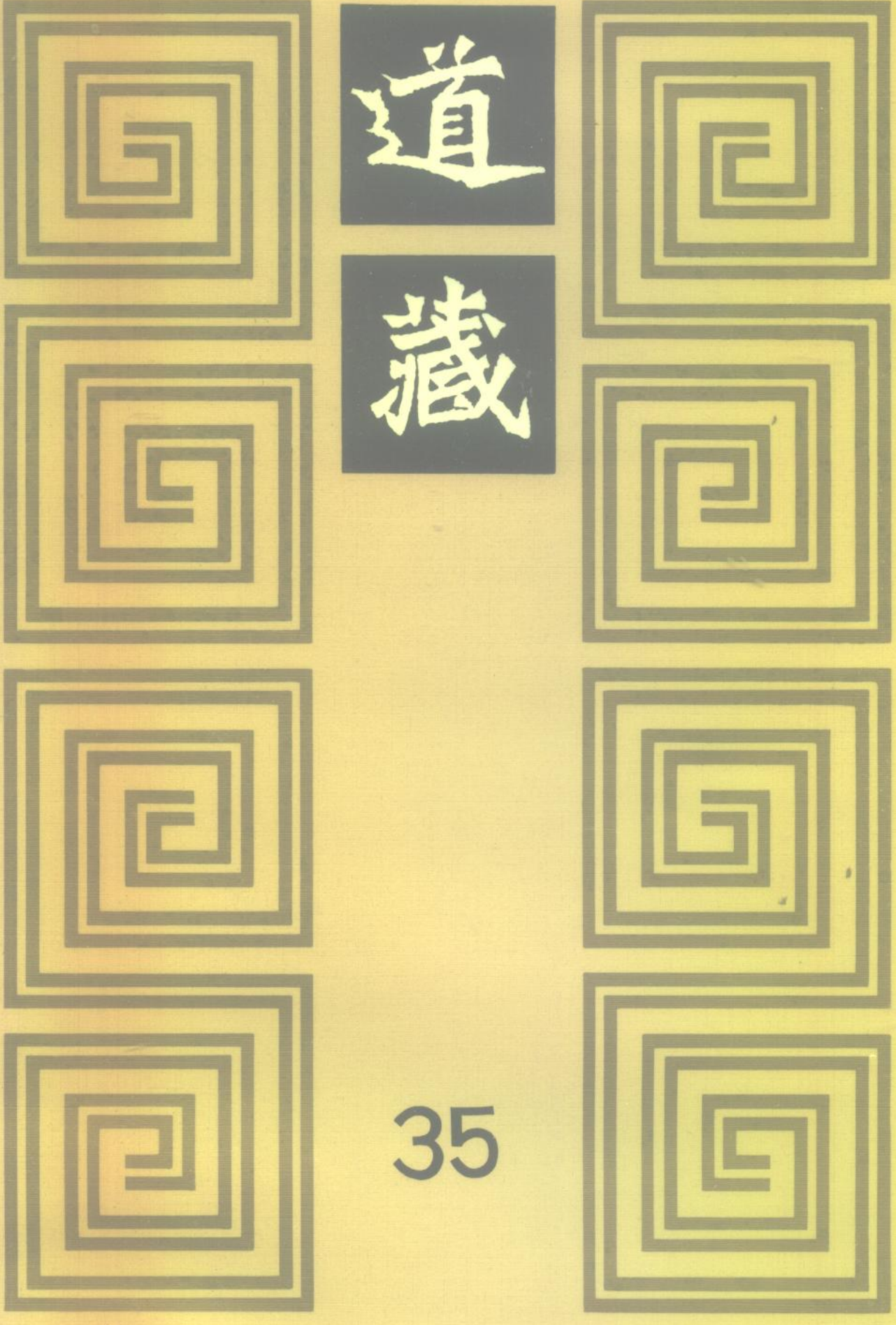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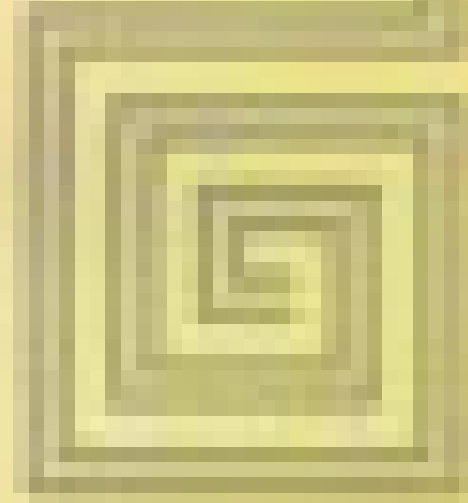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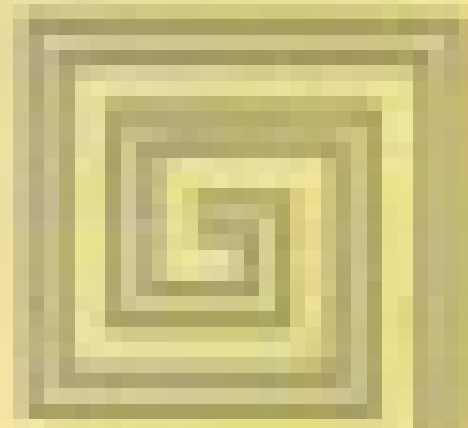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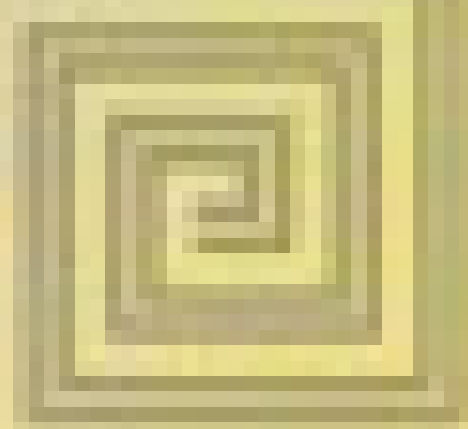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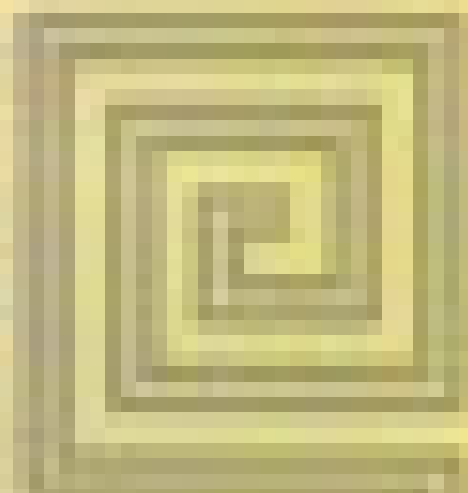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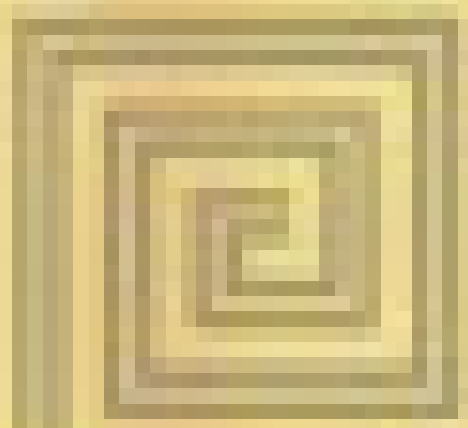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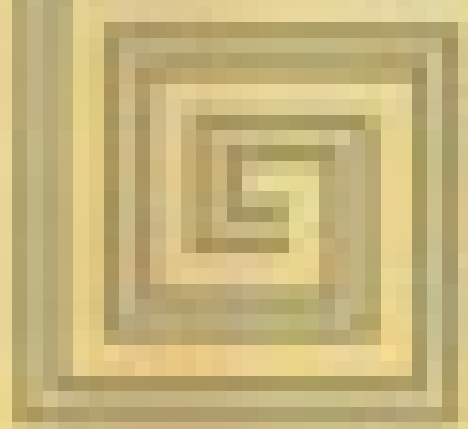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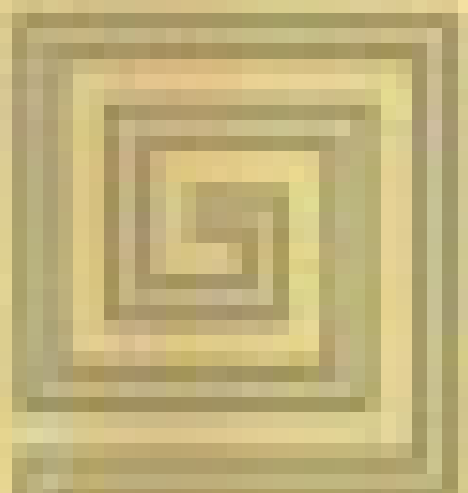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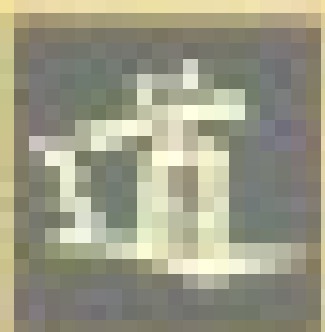




道

藏

35



第三五册

道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弘道錄

仁

經一

君臣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錄曰堯之為君千古綱常之主夫子之論萬世稱述之宗也大哉者至極而無以加之名也亦至變而不可窮之旨也天者仁覆憫下之謂也王者體仁長人之謂也仁道至大與天同體而聖人以天為體夫苟以天為體迺人人而悅之事物而周之是或可以言語形容也或可以言語形容則必有所止息必有所窒礙非所謂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則全體不息而所以位乎上者人莫得以知其高深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堯惟大則德合無疆而所以配乎天者人莫得以窺其限量蓋曰堯之所以為堯也夫子峻發其言以見君人者必有包含廣覆無不周徧之心而後有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業斯無負於天無愧於堯且

無忝於夫子之論矣故錄首發明之

外記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賦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

錄曰此所謂堯仁如天也今天夫斯巍巍乎耳苟求其故而一物罔于真大空而已天為用於今夫堯斯蕩蕩乎耳苟求其故而一夫不被亦虛名而已堯為用於錄恐忽於實務徒事高遠而曰堯在是焉嗚呼邈矣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錄曰夫子之贊堯曰巍巍史臣之贊堯曰

峻德皆至極而無以加者也然不越以親九族平章百姓非有神運于上甚高難行之事而所以謂之放勳者正此之謂也觀者詳之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迺游於康衢聞童兒

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晝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錄曰此可見黎民於變時雍也夫童子無

知老之老矣安知所謂帝則耶蓋上古盛時雖忘夫愚婦不啻家人父子其德漸於飢膚備於骨髓不自知其言之若是乎三代由此遂採里巷歌謠之詞著為定制列於樂官被於管弦觀於風化周詩曰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正此意也至秦而後樂以黜首為愚於是杆格

以至於今也可恨哉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經一

錄曰孔子以大哉贊堯以無為稱舜其意何居天一而已以其全體無疆而言謂之大以其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人但見日而為晝月而為夜寒而為冬煥而為春何莫非天之運動也而安能窺其形乎舒而

為恩慘而為威賞而為予刑而為奪何莫非君之設施也而安能見其跡乎堯舜舜名雖有二實則一也夫苟紛紛然曰堯之成功巍然如是堯之文章煥然如是我何為而不可則見其勞而不見其逸見其大

而不見其泰鳥鵲燕已南面耶而不知舜之時未能外堯以為治未能外堯以為治亦未能外堯以為心矣心豈可一物加之執惟不能以一物加之于心故不見其一毫措之于外此所謂駕恭而天下平之盛

非若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再言夫何為哉所以深致其贊也歟

皇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

錄曰舜之為舜始終本末具見於此蓋居上以寬為本待人以厚為本臨民以恩為本矜死以哀為本苟無其本則以何者而恭已南面乎後世惟漢之文帝宋之仁宗

庶幾近之然而功效未臻于唐虞者無皇陶之適種與之共理何以責其身脩思永庶明勵翼我此又不可不知

家語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自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

布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庶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錄曰夫子之贊舜至矣又曰無他也好生故也其意何居蓋王者廣其天之德篤生

生之恩者也天有四時主於生物而不主於戕物所以肅殺於秋閉塞於冬者正欲

以翕聚發散於無窮也君有八柄主於養民而不主於殘民所以除惡務嚴禁暴務

威者正欲以保全愛護於無已也是故常誅四凶矣雖天下咸服其辜而舜之心油

然如不得已也皇陶執之士師獻之雖未嘗不出於舜而實非其本心也故曰天下

殺之也非舜得而殺之也如此則何害於好生之德哉設使舜之心或主於一皇陶

曰可殺吾遇生之生之似仁已如民害何

害民非天也士師曰不可殺吾遇殺之殺之似威已如心害何害心非德也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考

錄曰堯之時浩蕩渾涵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帝力何由而知舜之時薰蒸洋溢若風之鼓物吹噓靈籥無不周

徧故亦知有愠可解有財可阜然皆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是

播於韶樂夫安得而不盡善盡美耶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美其仁可親

錄曰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家語稱各不同蓋堯素履君位萬古特尊舜禹嘗起側微

親民之事不可與如天等也吾夫子立言之意固自有在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錄曰禹何以敏給克齊我夫洪水滔天下

民塗炭正由五行不能相克水火不能既濟天廼錫禹洪範九疇使禹不能敏以從事損其有餘益其不及務俾齊給則彝倫何由敘哉所謂六府三事即洪範皇極而其仁可親莫過於此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錄曰此所謂極即大學之至善也蓋天以生物為心其陰陽二氣乾道坤道何所不用其極乎苟有一毫之未至一息之未仁則不足以生物而不得謂之天矣聖人以養民為心其亘之秬秠亘之糜芑何所不要其至乎苟有一物之不徧一土之不宜則不足以養民而不得謂之稷矣此仁之

至極非周公莫能知之而尊祖配天之祭所由以義而興起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錄曰夫魚鼈不可以為命木石不能以厚生禽獸不足以與治骨於陷溺者也故民不食則飢營窟則勞然而良心之天固自

若也苟無教則人心質實為人欲肆而天理窒舉天下含齒戴髮之流而反不如角者鬣者爪而牙者之無以難也何也彼角者止於觸而已鬣者止於逸而已爪而牙者止於噬而已若人而無天理以為之制人欲以為之防則其反覆狙詐殘民害物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後知玄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但曰小補云爾其祀殷配天不亦宜乎

虞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錄曰夫臯陶之德何以謂之邁種耶蓋刑者民之心也大則軀命關焉小則廉恥係焉其加于民至切而入人至深民之畏之甚於水火也夫苟雖知其重而或攝嫌避疑逡巡畏縮則不可謂之邁亦有難得其

情不能哀矜勿喜期于無刑則不可謂之種一毫無所壅之謂邁一毫無所援之謂種此民協於中無以異於三聖為粵若稽古不嫌同辭也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錄曰禹何以有是征乎地平天成遐邇一體不可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也益何以

有是贊乎成允成功不日滿假不可以一事而存矜伐之心也此至仁之澤垂之萬世尚有餘發焉今之君子不可不知

商書曰克寬克仁

錄曰寬者以言乎其量也寬可以加于仁

乎邵子曰三王之世如秋如秋懷如也不免于肅殺之威矣故以二字贊湯所謂代虐者歟

史記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

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遇人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錄曰此可見其克寬也夫湯伐夏救民者

也今觀其言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嗚呼於物且然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為之手後世亦有禁捕鳥雀立放生之碑者何以不能服人耶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湯以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因其及物之仁遂致人歸之衆倘為仁之功未至偶有一念之施而遽期其効甚者役心于慈悲殉志於清淨專以不殺為德好道為仁則亦徒然而已此錄之意也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

錄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仁至難言可以淺近求之乎肇端於念慮之萌至微而不可見也及其至也天下莫能載焉至偏而

不可窮也智周乎萬物而不出於本心之中道濟乎天下而不外于一腔之內此為人君者止于仁也抑詩以穆穆稱文王也章又表而出之曰天子穆穆其與諸侯皇皇何不侔也天子者如天運于上天惟深

經一

遠而不可測故能神其鼓舞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君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極其慘舒有不大聲色不長夏章之妙設使一鼓而雷一潤而雨皆能知之則人不貴之矣一指而怒一激而喜皆能識之人亦何畏之有哉此詩人之深意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文王親民如傷

錄曰此止于仁之心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其視民如傷之心乎哉

曰文王之時未有瘡痍者也亦未有呻吟者也矧惠鮮懷保不啻其至何至如傷乎而不知大聖人未嘗自以為然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春析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不特此耳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然則

文王之心安得而不切切哉此漸民以仁至於淪肌浹髓非可以一朝一夕求之也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嘏以富人哀此鰥獨

錄曰此止于仁之事也所以謂文王以百里非必為天子也方百里之岐而八百年

之施為氣象舉在其中此非為政於天下乎乾稱父坤稱母民則吾同胞也雖有鰥獨鰥寡之殊而聖人視之若身之有痒病焉已之有疾痛焉雖欲釋之誰得而釋之雖欲後之誰得而後之人惟不能肖天地

經一

之德帥天地之性是以賊虐無辜播棄黎老以自絕于天而不自知也豈不哀哉

周南鮒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錄曰此止于仁之效也紂居天位為天子

天子作民父母勢可以生殺權可以廢置而其向背之情乃如此苟求其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心也然則文王豈能招而來之推而去之哉觀乎人心則見天心觀乎民

命則見天命而已矣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錄曰此聖人以仁事天之實天心感應之至非或者文飾之辭也然則周饑克殷而年豐果何所由乎紂為天下逋逃主所任用非割剋聚斂則疆禦暴虐天心之厭惡不啻雷電之威豈必擇人而施其擊搏乎是故周之饑商之烈也及夫婦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黎民復業良善得生以稷之耕稼教商之遺民是故殷之安周之

福也此錄外意也

通鑑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曰道路遙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天

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郊廟

錄曰此書契以來所僅見者不知當時何以致此乎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

施及蠻貊丹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神功化之極故有此應也夫周家積功累仁于有餘年以至文武成康之際真元會合天地於此而

交萬物於此而泰上而三光日月明風雨時下而九州山不童川不竭進而在疆嘉禾生岐麥至退而在郊鳳凰鳴麒麟出則遠而八荒靈無重譯來王之事乎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不然白狼白雉何益

於浸衰稽首呼韓何補於不振至莽加之以衰頌祗為篡竊之媒爾可同日語哉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蔽芾甘棠勿剪

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錄曰愚觀甘棠之詠而知政教之入人與夫恩澤之及物譬之風馬播於春煦之時而人不以隆冬之閉塞少之也譬之甘

雨馬沛於長養之日而人不以大旱之枯稿忘之也今去召公之時不知其幾何而誦其書讀其詩宛然遺恩之在目不知生於其世者又將何如此君子所以油然而不忍人之政歟

南國諸侯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美之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錄曰以愚觀於二南之世其君則麟也臣則騶虞也士則羔羊也民則公侯也胡其和氣之充塞乎夫和者天地之心而神明之德也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集於下則萬物之和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君暴虐則

臣梟獍矣君枳棘則臣鷹鷂矣而國有蠻貊野有兇虎安在其草木之茂禽獸之多乎明永樂二年周王獻驕虞儒臣作頌亦如此

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錄曰從古以來言仁者多矣吾夫子始密

察之乾稱父坤稱母非有聖人成位乎中

則天地何由而位萬物何由而育故德不

可以徒而視也必能體仁然後足以長人

故位不可以虛而拘也財者民之心得其

民斯得天下故仁不可以汎而施也蓋繫

矩則曰仁放利則曰怨一言以蔽之只在

公私之間而已矣

聚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

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礼

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

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哀公曰夫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

不足以成之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

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

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寡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
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

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

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順乎親有道女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

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

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豫

錄曰為政在人而不由於學問可乎此其所以首出百王卓冠群倫者抑吾夫子之論政達道達德九經也後世之論政約法律令條章也以爲論語四字終身未盡亦

有貞觀一編千古冠越者於此可以鑒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錄曰夫所謂之忍者以刃加於心而曰忍心非可刃也有形之鋒可避無形之鏹難

當也是故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至毀人宗廟遷人重器繫人旄倪孰可忍哉梁惠王不忍其民之饑至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又可不忍哉孟子之時去古又遠天下紛紛大亂其於怵惕惻隱之心蕩

然鮮矣雖爭以千言萬語皆爲是心所奪若非吃緊以其良心真切之處人人可得而驗者觀之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赤子入井之論發前聖所未發不可以不錄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詩

經一

六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予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

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經一

七

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公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泰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錄田孟子告文公以仁一之法猶有子告哀公以盡徹也而文公遂能使畢戰問井地則其天寶之美較之哀公可謂天淵矣

自書契以來論仁政者莫詳於此然而君子未嘗不慨然嘆惜者嗟乎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三代之於後世何以異哉聖賢之法言猶匠氏之繩墨醫師之方術也不欲爲方圓則亦已矣如具欲爲方圓也而曰

我般輸其可執不欲為鍼砭則亦已矣如其欲為鍼砭也而曰我盧如其可執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是而已豈若後世刻意於成功期效於旦暮者同日語哉

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及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脩祭典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恐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嚴柳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錄曰以月令終焉者世降凌夷仁道荒蕪君德頹敗惟聖人上奉天道下盡人事而在我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弘道錄

仁

經二

君臣之仁

漢記孝文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

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布濶家落譬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讀是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何等氣象也蓋可以見生生之恩必無泯滅窮盡其淵哉為世慮乎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今有司請令

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導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

長吏闔閭視丞若尉與嗇夫今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斂朕甚不取其除收斂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之稱文王必曰罪人不弔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以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如此

二年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耕以勸之其賜

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誼通達國體者也豈不知荷本趨末之故歟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豪右無并貧民逐末此探本之論也未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

無立錐之地則何所措手足耶有國者可不務變通乎詔嘗勸立僕射更泰法言而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性出於天也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之半宜非千古之美談歟然不知自識者觀之祇以爲豪右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爲有力者所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晁錯之言也夫錯刻薄寡惠之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何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募民入粟頗歲舉行未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募民以爲民也後世之募民以爲己也彼

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此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年爲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豈非千古之罕儔歟蓋上躬脩玄默而將相以文多質是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然則帝之富庶皆自己損之於民無所益也夫豪強占田踰多寡收大半官除田租不賦而私家必取贏焉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而民間酷於亡秦皆當時君臣不能深本而祇以資富強也可惜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

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藉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錄曰文帝之爲民無以加諸也何以曰愚而未明乎夫相人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惑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不辨何以責其率意遠思哉夫一言以蔽之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苟有均民之心以度田則給以計口則益何患古有餘而今不足哉徒知反躬而不知所以及後首過咎而不知所以過從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而不知所以議孟子不云乎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讀是而後下詔必有達其外者
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復收民田租三十而稅一
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也錄景帝者善

縣子弟以為子弟為除更錄高者以補郡縣吏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蓋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俛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以求之錄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後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錄曰翁之力行有由然哉有由然哉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乃王政之本也文景之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迺篤生此翁雖不當路於漢繼世因之郡國皆立學官以至子今不但為王者師亦可為後世法矣立祠而祀之非偶然也

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入盜令邊備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智賜以几杖群臣素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慰其心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思於禮義斷獄教有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執周秦之敝罔密之峻而執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

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二贊未嘗不撫然嘆息見先王之遺思焉故備錄之或曰然則可比於三代之君否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

曰其次致曲性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剛柔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其次則必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克之以極于天命之本然洪範乃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已是以古之聖王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天資回進於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博求元聖與之同內以朝夕納諄啓天心故其功用止於一待固無以進于三代之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帝遵之以刑罰痛絕群下俗吏上嚴酷而霸獨寬和為名宣帝垂意厚澤詔數下吏不奉宣霸為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

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厘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

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乃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以其治行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真婦順孫日以眾多者讓

畔道不捨遺養視鰥寡助貧窮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憐憫維豚狗彘之畜鰥寡孤獨之養諸君皆莫能行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聖賢之言有同日月人心之天無間古今政本蒲盧之易民無秦越之分惜乎限於潁川不能徧于天下矧獨長於治民劣於輔相

此治非三代効非聖賢所由分也

繫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在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為渤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因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

劫掠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今口種一樹榆百本鑪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

五雞民有帶持刀鉞者使賣劬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富果實矣若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

必罰吏稱民安乃此之類矣有如一實言虛何以言中與伴德商周乎嗚呼龔遂往矣鉤鉏刀鉞犢牛雞犢不與俱往惟吾喜懷而已有如戶雖家無帶牛佩犢猶患不治而口刀舌劬揮父露刀遂使良民胥為

寇仇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

開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東刻石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其化大行郡中晏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健建武中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臯令視事三歲

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姓二

十一

經二

十二

錄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至是而始見焉豈非千古之一快乎

東漢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時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繫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當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分年匈奴不敢犯塞帝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棄拆轅之車布波囊而已

錄曰漢文帝有言曰吾得廉頗李牧而以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古之漁陽今京兆近郊之地也嘉靖中數產瑞麦如堪之所歌已有之矣如堪之所志世豈無其人乎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然則金寶山積何如麥穗兩枝耶君子可以自勗矣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初訪求茂詔自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錄曰曄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斯固怪

德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式閭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上之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魯恭拜中年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今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堅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平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有餘年龍黃卓魯之名未常泯滅不但生榮死哀而實超今邁古也唐宋以後難乎選矣

弘道錄終

私道錄

經三

君臣之仁

唐書食貨志曰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

經三

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

錄曰唐之太宗未可班於古之帝王也而錄之以賢者不能無遺憾也董仲舒常建

議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苦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時武帝方興功利竟不能用哀帝時師丹復言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貳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時貴近未便亦不行也乃俾王莽假王田之名增亂長禍則何益哉晉武平吳之後雖有占田七十畝之制未幾五胡之亂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

之云齊周隋因之嗚呼孰憶大漢四百餘年之間大賢建議屢言而不足而區區六朝之際李安世一言而有餘逮於有唐毅然行之愚安能已於躍然之喜耶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下六為中一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

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

經三

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錄曰此唐授田之法也蓋自五胡雲擾之後民之耕農者無幾後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無主不栽樹者也諸桑田不在所授之限桑田者民之永業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業口分之分意

者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無田之民祇因桑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為世業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良為口分不然若世業既官為樹以桑果所宜之木何以仍得買賣口分既隨其老幼之差殊口力之衆

寡鄉田之寬狹而官為收授之然則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有何以又得并賣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徙鬻王制曰井里不鬻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今令庶人各地遷移自狹鄉徙寬鄉又得并賣其口分田惟

經三

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如此則民安得不徙之又安得不亡之又安得所收之田而以授人乎此皆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悞耶抑為政之悞耶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餘年之間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